走出熱鬧

嚴方正

如是我見

人性中一定有喜歡熱鬧的成分，不然，爲什麼中國有春節，美國有聖誕節，西班牙有奔牛節，巴西更有狂歡節？當然一年四季都熱鬧，辦不到，也未必人人高興。自從QQ和微信之類的社交新形式面世，讓喜歡熱鬧的人方便了許多，熱鬧竟可以成爲一種相當個性化的愛好。筆者無意將熱鬧妖魔化，只想講，作爲個體的人也具有忌諱熱鬧的天性。譬如，孔夫子把「學」和「思」聯繫起來，「學」抑或可以借助一個熱鬧的地方，但深刻的「思」是不喜歡熱鬧的。

愛因斯坦這位思想巨人，他爲人們所熟悉的科學成果——相對論和量子論的早期研究，都是在二十六歲之前完成的。他的後半生離開了物理學界的主流。特別，在解釋量子力學這個大問題上，愛因斯坦和作爲主流的哥本哈根學派進行了長達三十多年的論戰，直到他去世。哥本哈根學派中的主要成員都是愛因斯坦的老朋友和好朋友，記得那位同爲物理學諾獎得主的玻恩就有如此深情的感言：「這對愛因斯坦本人，對我們來說都是悲劇，因爲他在孤獨地探索他的道路，而我們卻失去了領袖和旗手。」現在的物理學界如此回望他們之間的唇槍舌戰——爭論解決了部分問題，也提出了值得我們繼續深思的問題。

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二〇一五年四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第四屆「中美文化論壇」上演講後，有在場記者跑過來追問，說他聽出了陳的話外音，似乎對正如火如荼展開的「國際交流」不是很熱心，問爲什麼。陳平原以爲獨學則無友，寡聞則孤陋，這道理誰都明白，自己不可能否認各國學者溝通與合作的意義。但他擔憂的是，隨着學術交流越來越頻繁，且越來越儀式化，很容易演變成場面浩大，但收效甚微。學者若過分沉湎於此，不僅耽誤讀書思考的時間，更因不斷地取長補短，互通有無，使得各自的思考與表達越來越趨同。長此以往，不利於學術創新。某種意義上，人文學者需要壁立千仞，孤獨地面對整個世界，方才能有玄思妙想或驚人之論。當下中國學界，整體水平明顯提升，但大學者或大思想家則難得一見，恐怕與我們過分強調「交流」而拒絕「獨處」有關。所謂「明辨深思」，需要千里走單騎的勇氣，也需要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大無畏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談及人文學者的精神氣質時，他更欣賞「獨行俠」，而不是如今常被領導掛在嘴上念叨的「領軍人物」。交往和獨處是人類生活的兩種主要方式。人們往往會把交往看做一種能力，卻忽略了獨處也是一種能力。一個人，不擅交往誠然是一種缺憾，如果另一個人，在獨處之時必定六神無主，那豈不是一種災難？從主動作爲的角度來看，在獨處的時光，人最能孕育、喚醒和激發自身的精神創造力。從被動承受的角度來看，生命總是孤獨的，愛也不可能完全消弭孤獨。老年朋友常感言，有老伴和老友，生命便常和幸福相伴。但這是理想情況，「此事古難全」。季羨林晚年的文字和實踐對此做了很好的註釋。人生百年，愛過，也被愛過，懂得愛當珍惜，也明白愛的作用有限，就夠了。

天價紫砂壺的風險

張明強

文化經緯

以顧景舟作品爲代表的天價紫砂壺，是紫砂壺市場上的硬通貨，如果說顧景舟的紫砂壺有投資風險，或許很多人看來無異於痴人說夢。

宜興人把顧景舟以神一樣供奉，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，紫砂行業需要樹立一個典型，一個行業需要一個領軍人物，時代選擇了顧景舟，今天的宜興紫砂行業，顧景舟當之無愧地成爲廣大紫砂從業人員的精神支柱。於是，他的紫砂壺的價格屢創拍賣紀錄，剛剛在北京的一個拍賣會上，他的一把石瓢壺以二千八百一十七萬人民幣（折合三千五百二十萬港幣）成交，創造了又一個單件紫砂壺的天價，現在已經發展到了不是追求他的工藝或者說藝術造詣，僅僅只要壺底的名字是顧景舟，就足以引起資本的追逐，實際上本人認爲，這是一種過分神化的結果，不可否認，顧景舟作爲一個紫砂壺成型工作者，他所做的紫砂壺確實在行業內外都有共同的認識，那就是用料講究、工藝嚴謹、造型準確，他對自己每一件作品的態度非常認眞，一絲不苟，但不可否認，縱觀顧景舟一生的紫砂壺，創新創意的東西確實不是很多，最有名的提壁壺，大梅花壺最先的設計者是清華大學的高莊教授，創造價格之最的石瓢壺其造型來自於清代文人陳曼生。紫砂藝術貴在創新，在傳統造型上的小改小動並不是創新，紫砂藝術貴在創意，在傳統工藝上的現代演繹也不算什麼大的創意，只能被視爲一種融入了現代審美思想和紫砂工藝學上的探索與進步。

收藏是以研究爲前提的，與投資不一樣，如果從紫砂陶瓷工藝學的角度來說，收藏顧景舟的作品從學習、臨摹和研究上的意義更大，在顧景舟的作品裡，我們從中可以悟出很多資訊，包括他的原料工藝、成型工藝和燒成工藝都值得我們去分析和破解，但從投資的角度看，現在顧景舟作品的價位，就像二〇〇七年中國股市六千多點的時候，投資增值的可能性已經不是很大，甚至是有風險的，由於紫砂壺成爲投資藝術品的時間太短，認識不夠深入，以致於人們來不及思考其價值鏈中各種各樣的工藝和技術因素，導致了現在盲目的投資行爲。

在今天的紫砂生態裡，人們感受最深切的，也許並不是藝術，因爲，現代紫砂缺乏的是對紫砂傳統技術的敬畏，更多的是審美思想觀念上的守舊，造型過於概念化，設計庸俗化，藝術技術化。我一直認爲紫砂是一門熟能生巧的技術活，如果能融入當代審美思維，認眞地把握成型過程中的一些技術手段，那麼，就是錦上添花，把技術的東西藝術化，這是我從事紫砂壺成型三十多年來的心得，我從一個紫砂成型工作者的眼睛裡看到，顧景舟並不是特別把創意創新視作紫砂藝術生命的人，而是一個以手作之美的紫砂工藝的探求者，一個現代紫砂成型技術的集大成者，一個紫砂行業的布道者。

現在的宜興，說到顧景舟，馬上就想到他的紫砂壺能值多少多少錢，其實更多的是宜興紫砂圈裡的人自娛自樂的一種方式而已，時代的進步造就了宜興紫砂行業經營性人才，把工藝化的紫砂壺炒成藝術收藏品，讓更多的愛好者來投資紫砂，把顧景舟這樣一個紫砂標誌性的人物推向藝術市場，本身就是一種美麗的錯誤，不管他的紫砂壺值多少錢，他對紫砂工藝的認眞態度是第一位的，我想，如果他今天還活着的話，他絕對不會認爲紫砂壺成型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創作，而是一種手作之美的工藝活動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有個年輕人偷了兩把他的紫砂壺，被判了死刑，爲此，他還到當時的法官那裡求情，讓其刀下留人，所以，他從來就不認爲自己的紫砂壺是什麼藝術品，僅僅是對紫砂壺成型工藝有着一種天生的情懷。

我說投資顧景舟的紫砂壺有風險，是從紫砂壺的藝術創意上來探討的，紫砂壺從日用器開始，不像書畫作品一開始就以藝術來展現，把日用的紫砂壺進步到工藝品，紫砂歷史似乎走了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不過不要緊，中國傳統茶文化決定了紫砂壺的人文含量，所以說，紫砂壺藝術的發展需要更進一步來發掘，特別是對顧景舟的紫砂工藝學上的成就，有待於後人去進行總結，而不能老是說他的壺能賣到天價，天價不代表紫砂壺的藝術精神。

影響周有光的兩個人

易湘壬

人與事

周有光創造的奇跡不止一種。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，經歷宣統、民國、毛澤東、鄧小平，有望在生命運動會上成爲一個破紀錄者。他近五十歲時，還在復旦大學當經濟學教授，出人意料地到北京參加一個關於文字改革的會，被留在首都工作，後來他竟成爲「漢語拼音之父」。他八十五歲離開辦公室，不再上班。九十歲到一百歲之間，他出版了文集《百歲新稿》。百歲之後，又出版《朝聞道集》，收錄平日思考心得，大有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的瀟灑。二〇〇九年，周有光寫了一篇文章《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》。主張「不要從中國的角度看世界，而要從世界角度看中國。」

但凡創造奇跡的人，很可能中途有「貴人」相助，對周有光而言，張允和是貴人之一，愛因斯坦是另一個。

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的周有光戀愛了，和著名的「合肥四姊妹」中的老二張允和走到了一起。婚後，岳父贊助他到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經濟學。張允和對他的要求只有一點——不從政。張允和雖然排行老二，但卻是四姊妹中最「管事」的一個。她對周有光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響，特別是她務實的性格，幫助周有光度過了人生中最關鍵的幾次關口。

周有光不是一個浪漫的人，他後來總結兩人的婚姻，從很實用的角度來看，張允和對他最大的影響是，勸他不要從政。周有光講，「我在國民黨時期沒有參加國民黨，在共產黨時期也沒有參加共產黨。其實，他們裡面很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學、朋友。而周總理，早在重慶我們就認識，陳毅和我關係也很好。」

解放初期，張允和是一位職業女性，「三反」運動中受到莫名其妙的指責，於是她放棄了職業，專心做家庭婦女，在後面更激烈的運動中，反而只受到了很小的衝擊。張允和對周有光的意義，在於在他的生命中置放了一根主心骨，讓他爲人做事更從容不迫，心態也更好。周有光離開辦公室。回到家裡，在書房看報看書，書房只有九平方米，放上書架後，再放一張小書桌、兩把椅子、一個茶几，餘下的空間就很少了。就是在這樣狹小的空間內，周有光和老伴每天並坐，紅茶咖啡，舉杯齊眉，度過恬靜的晚年。張允和二〇〇二年去世，享年九十三歲，如果從戀愛開始算，兩人相伴超過七十年。

周有光 （資料圖片）

周有光夫婦（資料圖片）

抗戰結束，周有光所在的銀行派他到美國紐約工作。這一步，影響了他的後半生。何廉是周有光的一位朋友，是國際知名的學者。其時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客座教授。有一天，何廉對周有光說：「愛因斯坦空閒得不得了，想找人聊天，你願意去嗎？」周有光答：「當然願意。」愛因斯坦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，算是何廉的同事。就這樣，周有光做了全世界「最聰明大腦」的陪聊，一共去了兩次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周有光搞不懂，周有光的經濟和金融，愛因斯坦也沒興趣。兩個人主要是聊報紙上的問題。愛因斯坦完全沒有架子，穿着甚至沒有周有光講究，兩個人聊得很開心。愛因斯坦有一句話啓發了周有光：「人的差異在業餘」。人生幾十年，除吃飯睡覺，實際工作時間不是很多，業餘時間更長，通過業餘時間的學習，一個人完全能成爲某一個領域的專門人才。此後，周有光把更多的業餘時間投入語言學的研究，終於成爲語言學家。

《秦婦吟》舊帳

顧農

文史叢譚

魯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作《查舊帳》一文（後收入《准風月談》），諷刺當時某些身居高位而前後言論差別很大的「肉食者」。文章說，舊帳總可以查明，賴是賴不掉的。其間舉《秦婦吟》一詩爲例，說晚唐詩人韋莊（字端己，八三六？——九一〇）這篇敘事詩敘黃巢起義時事，「慷慨激昂，文字較爲通俗」，一時傳誦甚廣；「待到他顯達之後，卻不但不肯編入集中，連人家的鈔本也想法消滅了。當時不知道成績如何，但看清朝末年，又從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這詩的鈔本，就可見是白用心機了的，然而那苦心卻也還可以想見。」

按《北夢瑣言》卷六有云：「蜀相韋莊應舉時，遇黃寇犯闕，著《秦婦吟》一篇，內一聯云『內庫燒爲錦繡灰，天街踏盡公卿骨』。爾後公卿亦多垂訝。莊乃諱之，時人號『《秦婦吟》秀才』。他日撰《家戒》，內不許垂《秦婦吟》障子，以此止謗，亦無及也。」此詩後遂亡佚，現在只能看到敦煌寫本。

關於敦煌本《秦婦吟》，一九八一年版十六卷本《魯迅全集》的註釋說：「清光緒末年，英人斯坦因、法人伯希和先後在我國甘肅敦煌千佛洞盜取古物，才發現了這首詩的殘鈔本。一九二四年王國維據巴黎圖書館所藏天復五年（九〇五）張龜寫本和倫敦博物館所藏貞明五年（九一九）安友盛寫本，加以校訂，恢復了原詩的完整面貌。」二〇〇五年版十八卷本《魯迅全集》也是如此。事情大抵是這樣，而言之不盡準確。事實上一九二〇年王國維已在《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》（《東方雜誌》第十七卷第八號）一文中提到倫敦抄本《秦婦吟》，稱爲「晚唐詩中最長者，又才氣俊發，自非才人不能作，唯語取易解，有類俳優，故其弟（韋）藹編《浣花集》時不以入集」。王國維公布經他校錄的《秦婦吟》在一九二三年，見於《國學季刊》一卷四號；一九二四年羅振玉在《敦煌零拾》一書中載入《秦婦吟》全文，從此爲廣大讀者所知。

不過這也還只是初步的整理和研究，此後又有郝立權、黃仲琴、周雲青、陳寅恪、劉修業、兪平伯、潘重規、張錫厚、柴劍虹等學者先後加以研究，《秦婦吟》的舊帳才逐步查清，其詳可參見《秦婦吟研究匯錄》（顏廷亮、趙以武輯錄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）一書。

陳寅恪關於《秦婦吟》的校箋，先後發表過幾個文本，迭有增補修改。其定本有云：

端己之詩，流行一世，本寫故國亂離之慘狀，適觸新朝宮闈之隱情。所以諱莫如深，志希免禍；以生平之傑構，古今之至文，而竟垂戒子孫，禁其傳播者，其故倘在斯歟？倘在斯歟？（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聯書店二〇〇一年版，第一四〇頁）

事情很可能就是如此，但也還有不同的意見。《秦婦吟》一詩疑義甚多，有些麻煩問題至今仍在進一步研究之中。

珠海漁女

程秋生

天南地北

在人們的心目中，珠海早就是一座美麗的海濱城市，也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，早在一九八〇年就創建了經濟特區。其實，在我的記憶裡，最早的珠海還是個漁民縣，一九五三年改爲珠海縣，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撤縣建市。如今的珠海市早已成爲聞名遐邇的旅遊勝地了。

下了快艇，走出碼頭，打輛出租車便直奔酒店而去。在酒店我急忙找了張珠海地圖，以貪婪的目光在圖上尋覓旅遊景點。嗨，景點還眞不少呢！什麼圓明新園、唐家公園、飛沙灘、梅溪牌坊等，而距我下榻最近的景點則是珠海漁女了。我抬頭看看室外，天色尚早，也就是下午五點多鐘。於是，我急忙放下行李，打的前往。當出租車駛進情侶中路時，只見海灘邊人山人海，熙熙攘攘，熱鬧非凡。司機告訴我，每當夜幕降臨，漁女石雕亮燈，看景拍照的人可多啦，場面也更加熱鬧壯觀。我在情侶中路下了車，穿過馬路，悠悠漫步，向海灘走去。我知道，珠海是座美麗的城市，它之所以靚麗，因爲背靠山巒面向大海，島嶼衆多，因而素有「百島之市」的美譽。而高高聳立的珠海漁女宛如屹立在波峰濤谷之間的一位女神，是大海的象徵，更是珠海的驕傲。是啊，珠海本是個漁民縣，祖祖輩輩打魚爲生，以魚興業，而如今仍以漁女石雕爲城市象徵，既高雅又本色，是何等的貼切氣派。正因爲有了這個身高八點七米的漁女石雕，才使沿香爐灣全長一萬五千米的情侶路增添了既現代又浪漫的色彩，也吸引了全國各地大量遊客慕名而來，踏上珠海這塊神奇的土地，領略珠三角的風采。

此時，我登上一塊巨大的礁石向遠處眺望，盡力品味海的神韻，感受海的魅力。一位熱情的當地老人告訴我：珠海漁女景區包括珠海漁女石雕、香爐灣和石景山的山巒等。漁女石雕矗立在香爐灣畔，這裡的海景最美，因此一年四季遊人如織，熱鬧非凡。聽了老人的簡短介紹，使我對珠海漁女更加肅然起敬，刮目相看了，於是我走近了漁女石雕，仰頭凝望，仔細地觀賞起來。霎時間，一位質樸而又高大的漁家女形象深深地印在我腦海中。站在一塊巨石上的漁女身穿裙衫，疏着髮髻，腰繫漁籃，樸素大方，兩手緊捧着一個碩大的海螺高舉過頭，其豐收喜悅的神態，婀娜多姿的身材，着實令珠海人爲之自豪，也使遊覽者爲之陶醉。正當人們看得入神時，漁女石雕四周的燈光驟然亮起，頃刻間使漁女石雕金燦燦、亮閃閃的，彷彿在一望無垠的海面上有一位漁家女在翩翩起舞，又好像她面對大海在高唱娓娓動聽的漁歌。

和大學生談炒股

汪金友

文化什錦

有一項調查顯示，現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內地在校大學生，正在熱衷炒股。其中百分之二十六的炒股學生，投入了五萬元以上資金。他們這些炒股的本錢，大多來自家長。目的是「想趁牛市撈一筆」，而很少有人考慮虧損。

就這個問題，《中國青年報》記者採訪了武漢的幾個大學生。一個說：「班裡五十多個同學，現在有一半的人在炒股，最近都比較狂熱。」另一個說：「班上二十個男生，現在有十五個在炒股，個個都賺了錢。」還一個說：「我炒股從五千元起步，後來追加到五萬元投入，現在已經漲到了十多萬元。」

有一個九十後大學生的話，很有代表性。他說：「我們不是股市裡衝動冒進的代名詞！」他們不承認衝動，不承認冒進。參與炒股，只是一次實踐操作，看自己在書本上學到的理論知識，到實踐中靈還是不靈；看自己的財商和理財能力，行還是不行。

沒想到，很多大學生剛入股市，就大獲成功。所買的股票。有的上漲五成，有的上漲一倍。短短一年甚至幾個月，一萬元就變成兩萬元，五萬元就變成十萬元。誰不眉飛色舞，誰不信心大增？這個時候你要打擊他的積極性，他肯定和你急。時隔八年，上證綜指再度站上五千點，全國股民都皆大歡喜。上一次的五千點，是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二日，隨後迅速竄上六一二四的最高點。而如今，每個手裡有股票的人，都盼着繼續竄升，從五千點直上六千點、七千點、八千點……

在這裡，我想給年輕人們潑一瓢冷水，別以爲，自己所買的股票增值，是因爲自己的聰明和努力所致。因爲在所謂的牛市中，「閉着眼買隻股票都能賺錢」。不管你是七十歲的大媽還是十幾歲的小孩，也不管你是大學文化還是小學文化，想也不用想，看也不用看，只要隨便買隻股票，最後都可能賺錢。

用老百姓的說法，這叫「坐大車」。車往前開的時候，所有坐上這個車的人，都跟着往前走。你儘管在那打盹、睡覺、玩手機、欣賞兩邊的風景，車依然會往前走。同樣，這輛車要往後退的時候，車上所有的人都跟着往後退，停也停不下，攔也攔不住，除非你跳車。

幾年前上一個牛市到來的時候，我的一大群朋友都在炒股。其中有機關幹部，有企業職工，有媒體記者，有學校老師。見了我，每個人都喋喋不休地誇耀自己的「聰明智慧」和「成功業績」。有的還以有「內線」和「專家」指導，而沾沾自喜。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毛病，當股市上漲的時候，依然固執地認爲還會再漲。到了五千點，再等六千點；到了六千點，再等七千點。把手裡的股票攥得緊緊的，誰也捨不得出手。後來呢，股市掉頭直下，一跌再跌。這些人的錢，全都套在裡邊了，連本錢也收不回。每次見到他們，一個個都哭喪着臉說，要是早一點退出來就好了。

上次股市風波過後，有人總結，十個股民中，一人賺錢，八人虧錢，兩人保本。不知道這一輪漲落，會是什麼結果。近日有媒體報道，電影明星趙薇和老公炒股，日賺七十四億港元，並套現十億港元。我們羨慕趙薇，但也不能不想，有人賺，就會有人賠。一家大賺的同時，將會有多少人大賠？還有一點別忘了，所有的股市，政府都要徵稅，券商都要收費。換手率越高，交易金額越大，稅費的「抽水」就越多。每一次買進和賣出，都是資本的縮水。世界上的任何財富，都不是「炒」出來的。即便是空虛的數字，炒到一定程度，也會像泡沫一樣破滅無蹤。只有那些及時「套現」的人，才是眞正的贏家。所以對於涉世不深的大學生股民而言，小獲成功即出手，或者先把本錢拿出來，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